

“吴歌”、“西曲”文人拟作考

翁其斌

历来把“吴声歌曲”与“西曲歌”视作民间乐府,实际上其中有不少文人拟作^①,只是鱼目混珠难以分辨,所以至今仍未有人将其厘清。其实文人模拟的民歌往往并未维妙维肖纤毫不爽,有时毕竟会有意无意地留下自身特有的痕迹,若能抓住这些痕迹,就有可能找出属于文人的那部分。本文即从这些痕迹入手,将“吴声歌曲”与“西曲歌”作一考订,试厘出明显杂在其中的文人拟作。

一、挪用前人诗句

魏晋文人好以前人诗句入诗,如曹操《短歌行》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欧阳建《答石崇赠诗》的“谁谓河广,曾不容刀”,曹摅《答赵景猷诗》的“爱而不见,搔首踟

踟”,繁钦《赠梅公明诗》的“日月其迈”,明人一看就知道其实都出自《诗经》。“吴声歌曲”与“西曲歌”里也有类似情况,它们或全部、或部分截取前人诗句,与上述这些诗如出一辙,似为当时文人的习性,非民间所能作。下面分别述之。

(一)《子夜冬歌》之十四:

白雪停阴冈,丹华耀阳林。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取自左思《招隐诗》(一)的五、六、九、十句:

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惟改“丹葩”为“丹华”,“非必”为“何必”,余皆相同<“曜”与“耀”义同>。

(二)《来罗》之二:

诘难所承担、追求娱乐功能的任务亦不谋而合。

因此有理由认为:讹语影带乃是论议伎艺的诘难项目因追求娱乐戏谑效果而产生的变种,它开始时仍依附于论议,作为诘难时行之有效的滑稽表现手法而存在,如石动简例;后来,因其具有强烈的娱乐性而成为论议中最受观众欢迎的部分,遂逐渐从论议中独立出来,单独表演,如李可及例。正因为它脱胎于论议,故仍带有“摄斋以升崇座”(即升座)、“自称‘三教论衡’”等母体痕迹。当然,讹语影带的诞生及成功也给论议伎艺带来了有益的启示与影响,诘难一项日趋娱乐化,特别是当它与嘲谑相结合后,更是谐趣横生、魅力大增,论议伎艺也因之风靡唐代朝野,以至于唐玄宗在落难逃亡时仍不忘日日欣赏,而唐德宗更是通宵达旦,沉迷于观看御前论议表演,乐此而不疲。^④

综前所述,讹语影带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滑稽表演伎艺;它通过对儒、释、道三教经典语词、文句的讹读、讹解来制造诙谐戏谑的效果,达到娱乐观众的目的;它脱胎于另外一种风行唐代的表演伎艺——论议的“诘难”项目,经历了从附属性的表现手法至独立的表演伎艺的演变过程。

① 参清嘉庆刻本《元和姓纂》。

② 《邠州节度使院壁记》,载《全唐文》第6册页6243,中华书局。

③ 《世说新语·文学》。

④ 详见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卷四。

君子防未然，莫近嫌疑边。

瓜田不蹑履，李下不正冠。

取自乐府古辞《君子行》的前四句：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

惟改“不处”为“莫近”，“间”为“边”，“纳”为“蹑”。《君子行》又见《曹子建集》，只是比乐府古辞少了中间四句。首句“君子防未然”还见于陆机《君子行》。

(三)《神弦歌·同生曲》之一：

人生不满百，常抱千岁忧。

早知人命促，秉烛夜行游。

取自乐府古辞《西门行》的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句：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本首改动较大，除改二句的“怀”为“抱”外，三、四句全作了改动，但意义未变。此诗亦见《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的前四句：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首句“人生不满百”又见曹植《游仙诗》。

(四)《神弦歌·娇女诗》之一：

蹀躞越桥上，河水东西流。

上有神仙居，下有西流鱼。

行不独自去，三三两两俱。

前两句取自乐府古辞《白头吟》(一说卓文君作)的七、八句：

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惟改“御沟”为“越桥”，“沟水”为“河水”。

(五)《长乐佳》之七：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朱瑱。

玉枕龙须席，郎眠何处床。

前两句取自《孔雀东南飞》的七十九句和八十句：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

惟改“香囊”为“朱瑱”。

(六)《子夜秋歌》之九：

金风扇素节，玉露凝成霜。

登高去来雁，惆怅客心伤。

首句一字未易地取自张协《杂诗》(三)的首句。二句“玉露凝成霜”似从《诗经·蒹葭》“白露为霜”化出，且“玉露”一词多出文人之手，如谢朓《泛水曲》“玉露沾翠叶，金风鸣素枝”，徐陵《为护军长史王质移文》“比金风已劲，玉露方圆，宜及穷秋，幸逾高塞”。

二、化用前人诗意

魏晋文人又好化用前人诗意，如徐干《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化用《诗经·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曹丕《燕歌行》之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化用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和汉武帝《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而《燕歌行》之二“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又与曹植《送应氏》之二“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相似。这些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例子。“吴声歌曲”与“西曲歌”里也有这样的诗，它们虽未直接挪用前人诗句，但都化用前人诗意，表现的是前人所表现过的意境。这也是文人惯用的手法，非民间所能为。

(一)《长乐佳》之二：

雌雄不集林，体洁好清流。

贞节曜奇世，长乐戏汀洲。

显然从《诗经·关雎》化出。首尾两句化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间二句又附会《序》、《传》之意(《序》：“关雎，后妃之德也。”《传》：“雎鸠……鸟挚而有别。”故有“体洁”、“清流”、“贞节”之语)。民间诗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只有文人才会有这种闲情逸致去吟咏雎鸠。

(二)《襄阳乐》之五：

烂漫女萝草，结曲绕长松。

三春虽同色，岁寒非处依。

与《襄阳乐》之八：

女萝自微薄，寄托长松表。

何惜负霜死，贵得相缠绕。

皆从《诗经·鬲弁》“葛与女萝，施于松柏”化出。汉魏晋文人好以女萝入诗，如《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刘祜《诗》“青青女萝草，上依高松枝”，曹植《杂诗》之七“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潘岳《河阳县作》之二“依水类浮萍，寄松似悬萝”，陆机《悲哉行》之二“女萝亦有托，蔓葛亦有寻”，等等。可见女萝附松是文人常用的比喻手法，这两首《襄阳乐》恐亦不会例外。

(三)《子夜冬歌》之六：

昔别春草绿，今还墀雪盈。

谁知相思老，玄鬓白发生。

前两句化用《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且三句“谁知相思老”与《古诗十九

首·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十分相似，疑是其本。“玄鬓”一词又多见于文人作品，如《淮南子·道应训》“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王粲《七释》“鬓发玄鬓，修项秀颈”。“擗”也是典型的书面语。此外，“昔□□□□，今□□□□”这种句式也多见于文人诗，如曹丕《代刘熏妻王氏杂诗》“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张载《诗》“昔为春月华，今为秋日草”。

(四)《七日夜女歌》之三：

金风起汉曲，素月明河边。

七章未成匹，飞燕起长川。

由《诗经·大东》“戢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敷衍而出。且“金风”语出张协《杂诗》三“金风扇素节”，“素月”亦先见于陶渊明《杂诗》之二“素月出东岭”。

(五)《子夜歌》之四：

自从别欢来，奩器了不开。

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

化用《诗经·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以及徐干《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其中“自从别欢来”即“自伯之东”、“自君之出矣”之意，“奩器了不开”即“明镜暗不治”之意，“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即“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意。

(六)《子夜变歌》之三：

岁月如流迈，行已及素秋。

蟋蟀吟堂前，惆怅使依愁。

与《神弦歌·同生曲》之二：

岁月如流迈，行已及素秋。

蟋蟀鸣空堂，感怅令人忧。

皆由《诗经·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敷衍而出。由蟋蟀鸣叫而伤感岁月流逝屡见于汉魏晋文人诗，如《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徐干《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诗》“凉风动秋草，蟋蟀鸣相随”，阮籍《咏怀》(十四)“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此句可能为“蟋蟀鸣空堂”所本)，陆机《短歌行》“今我不乐，蟋蟀在房”，《燕歌行》“蟋蟀在堂露盈墀，念君远游常苦悲”，曹摅《思友人》“感时歌蟋蟀，思贤咏白驹”，等等。此外首句“岁月如流迈”似从《诗经·蟋蟀》“日月其迈”而出。“素秋”一词出于五行之说(秋属金，其色白)，多见于文人诗，如张华《励志诗》“星火既夕，忽焉素秋”，陆机《为周夫人赠车骑诗》“素秋坠湛露，湛露何冉冉”，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予涉素秋，子登青春”。

三、袭用前人成词

一般而言，民间诗的语言和文人诗的语言大有区别，民间诗多口头语，质朴本色；文人诗多书面语，典雅深奥。“吴声歌曲”与“西曲歌”里有相当一部分虽未挪用前人诗句，亦未化用前人诗意，但都袭用了前人成词。这些词或为典故，或为雅语，多为文人所习用，非民间所能为。《古诗十九首》袭用了《诗经》《楚辞》中的成词，朱自清先生因此断定：“诗中引用《诗经》《楚辞》，可见作者是文人”^②。“吴声歌曲”与“西曲歌”里的这部分诗也可作如是观。

(一)《子夜歌》之五：

崎岖相怨慕，始获风云通。

玉林语石阙，悲思两心同。

“怨慕”语出《孟子·万章上》：

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朱熹集注：“怨慕，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陆机《赠从兄车骑诗》有“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潘尼《答杨士安诗》有“踌躇顾城阙，怨恋慕端闾”。

“风云通”语出左思《吴都赋》：

珍怪丽，奇隙充。径路绝，风云通。

《文选注》：“风云通者，唯风云能交通也。意者谓奇怪之徒，因风云以交通。”此处喻相遇之难。

(二)《子夜歌》之二十六：

夜觉百思缠，忧叹涕流襟。

徒怀倾筐情，郎谁明依心。

“倾筐”语出《诗经·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

置彼周行。

此外，“徒怀□□□”这种句式先见于文人诗，如潘岳《在怀县作诗》之一“徒怀越鸟志，春恋想南枝”。

(三)《子夜春歌》之一：

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

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

“流目”语出《论衡·实知》：

据术任数，相合其意，不达视听，

遥见流目以察之也。

何劭《游仙诗》有“流目瞩岩石”，可能为本诗“流目瞩山林”所本。这个词还见于张华《答何劭诗》之一“属耳听莺鸣，流目玩鲙鱼”，陶渊明《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张衡《思玄赋》“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坟”。

“阳鸟”即候鸟，语出《尚书·禹贡》：

彭蠡既猪，阳鸟攸居。

孔颖达疏曰：“此鸟南北与日进退，随阳之鸟，故称阳鸟。”伪李陵诗《钟子歌南音》有“阳鸟归飞云，蛟龙乐潜居”，张载《七哀诗》之二有“阳鸟收和响，寒蝉无余音”。

此外“□□吐□□”这种句式常见于魏晋文人诗，如王粲《清河作》“幽兰吐芳烈”，阮籍《咏怀诗》之十二“言笑吐芬芳”，裴秀《新诗》“齐景吐德音”，陆机《日出东南隅行》“悲歌吐清响”，张载《七哀诗》之二“秋风吐商气”，杨方《合欢诗》之五“因风吐微音”，郭璞《游仙诗》之八“啜谷吐灵曜”。

(四)《子夜春歌》之二：

绿萋带长路，丹椒重紫茎。

流吹出郊外，共欢弄春英。

“绿萋”、“丹椒”同出左思《蜀都赋》：

或丰绿萋，或蕃丹椒。

(五)《子夜春歌》之三：

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

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裙。

“光风”语出《楚辞·招魂》：

光风轻葱，汜崇兰些。

王逸注曰：“光风，谓雨已，日出而风，草木有光也。”

“新林”可能指“新林苑”，这是皇家贵族园林，平民百姓难以入。此外“□□曳□□”这种句式亦先见于文人诗，如魏明帝《乐府诗》“揽衣曳长带”。

(六)《子夜春歌》之七：

朱光照绿萋，丹华聚罗星。

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

“朱光”语出张衡《东京赋》：

尊赤氏之朱光，四灵懋而允怀。

曹丕《黎阳作诗三首》之三有“丹旗发朱光”，曹植《斗鸡诗》有“悍目发朱光”，张载《七哀诗》之二有“朱光驰北陆”，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诗》有“大火贞朱光”。

“丹华”语出蔡邕《琴赋》：

观彼椅桐，层山之陂。丹华炜炜，

缘叶参差。

曹植《弃妇诗》有“丹华灼烈烈”，张华《杂诗》之二有“朱草茂丹华”。

(七)《子夜春歌》之八：

鲜云媚朱景，芳风散林花。

佳人步春苑，绣带飞纷葩。

“鲜云”谓轻云，语出陆机《悲哉行》：

和见飞清响，鲜云垂薄阴。

“纷葩”语出马融《长笛赋》：

纷葩烂漫，诚可喜也。

“□□媚□□”这种句式亦多见于文人诗，如阮籍《咏怀诗》之二十“赵女媚中山”，张华《情诗》之二“巧笑媚欢靥”，谢灵运《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过始宁墅》“绿鬟媚清莲”，《登江中孤屿》“孤屿媚中川”。

(八)《子夜春歌》之十八：

崎岖与时竞，不复自顾虑。

春风振荣华，常恐花落去。

“□□振□□”是文人常用的句式，阮籍《咏怀诗》之九有“寒风振山冈”，之十一有“朱华振芬芳”，之十九有“顺风振微芳”，之五十七有“惊风振四野”，张华《拟古诗》有“刚风振山籁”，潘岳《内顾诗》之一有“芳林振朱荣”。

“常恐□□□”这种句式更为文人所习用，独陶渊明诗中就出现四次：“常恐霜霰至”（《归园田居》之二），“常恐大化尽”（《还旧居》），“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常恐功愈微”（《咏三良》）。其他如班婕妤《怨诗》“常恐秋节至”，蔡琰《悲愤诗》“常恐复捐废”，魏明帝《种瓜篇》“常恐身不全”，傅玄《明有篇》“常恐亲间旧”，等等。

(九)《子夜夏歌》之六：

含桃已中食，郎赠合欢扇。

深感同心意，兰室期相见。

“含桃”即樱桃，语出《礼记·月令》：

是月（按：仲夏之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

《淮南子·时则训》亦载之，高诱注曰：“含桃，莺所含食，故言含桃。”鲍照《代白贻曲》之二有“含桃红烂紫芽，朝日灼烁发园华”，梁武帝《子夜夏歌》之三有“含桃落花日，黄鸟营飞时。”

“中食”语出《国语·晋语九》：

吾小人也，贪。馈之始至，惧其不足，故叹。

中食而自咎也，曰：“岂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叹。

“合欢扇”语出班婕妤《怨歌行》：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兰室”语出古诗残篇“卢家兰室桂为梁”，为文人所习用，张华《情诗》之三有“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陆

机《君子有所思行》有“邃宇列绮窗，兰室接罗幕”。

(十)《子夜夏歌》之十：

郁蒸仲暑月，长啸出湖边。

芙蓉始结叶，花艳未成莲。

“郁蒸”谓闷热，语出傅玄《杂诗》：

珠汗洽玉体，呼吸气郁蒸。

此外《杂诗》残篇尚有“炎景时郁蒸，海沸沙石融”。

“长啸”为魏晋士人特有的举动，民间恐无之。潘岳《河阳县作诗二首》之一有“长啸归东山，拥耒耨时苗”，陆机《拟兰若生春阳》有“隆想弥年月，长啸入风飙”。

(十一)《子夜夏歌》之十五：

四周芙蓉池，朱堂敞无壁。

珍簟缕玉床，缝缱任怀适。

“缱缱”语出《诗经·民劳》：

无纵诡随，以谨缱缱。

《左传·昭出二十五年》有“缱缱从公，无通外内”，傅咸《赠何劭王济诗》有“斯荣非攸庶，缱缱情所希”，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有“昔余与子，缱缱东朝”，张载《赠虞显度诗》有“畴昔协兰芳，缱缱在华年”，曹摅《答赵景猷诗》有“缱缱之情，鄙我人斯”。此外民间多草席与木床，“珍簟”“缕玉床”恐非他们所能有。

(十二)《子夜夏歌》之十六：

赫赫盛阳月，无依不握扇。

窈窕瑶台女，冶游戏凉殿。

“赫赫”有多义，此处释为炎热，语出《庄子·田子方》：

至阴肃肃，至阳赫赫。

魏晋文人好以“赫赫”入诗，虽不作炎热解，但足可证此诗的“文人味”，如程晓《赠傅休奕诗》的“赫赫应门”，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的“赫赫虎臣”，傅咸《答何劭王济诗》的“赫赫大晋朝”，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的“赫赫大晋”，左思《咏史诗》之四的“赫赫王侯居”。

“瑶台”语出《离骚》：

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

后以之喻美女，陆机《前缓声歌》“北征瑶台女，南要湘川娥”。

(十三)《子夜冬歌》之十一：

朔风洒霖雨，绿池莲水结。

愿欢攘皓腕，共弄初落雪。

“朔风”谓北风，语出曹植《朔风》：

仰彼朔风，用怀魏都。

阮籍《咏怀诗》之十六有“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

陆云《赠汲郡太守》有“朔风微上，鸿渐云岳”，王赞《杂诗》有“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

“攘皓腕”语出曹植《洛神赋》：

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

此外还见其《美女篇》“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十四)《七日夜女歌》之五：

婉奕不终夕，一别周年期。

桑蚕不作茧，昼夜长悬丝。

“婉奕”源自《诗经·甫田》：

婉兮奕兮，总角卬兮。

后将“婉”和“奕”合为一词，阮籍《咏怀诗》之二有“交甫怀环佩，婉奕有芬芳”，之五十六有“婉奕佞邪子，随利来相欺”，陆机《赠从兄车骑》有“仿佛谷水阳，婉奕昆山阴”，《于承明作与弟士龙》有“婉奕居人思，纤郁游子情。”傅玄《秋胡行》的“燕婉不终夕”可能为本诗“婉奕不终夕”所本。

无论是挪用前人诗句，还是化用前人诗意，或是袭用前人成词，均非民间所能为，因为中国古代民歌的作者（尤其在唐以前），大多为文盲，他们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修养，所以上述诸例当为文人所拟而非民间所作。

①这是众所周知的“秘密”，见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一）253页，社科院文学所编《中国文学史》（一）256页，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327页，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206页，杨生枝《乐府诗史》239页，曹道衡《谈南朝乐府民歌》，载《文史知识》1986年4期11页。

②见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